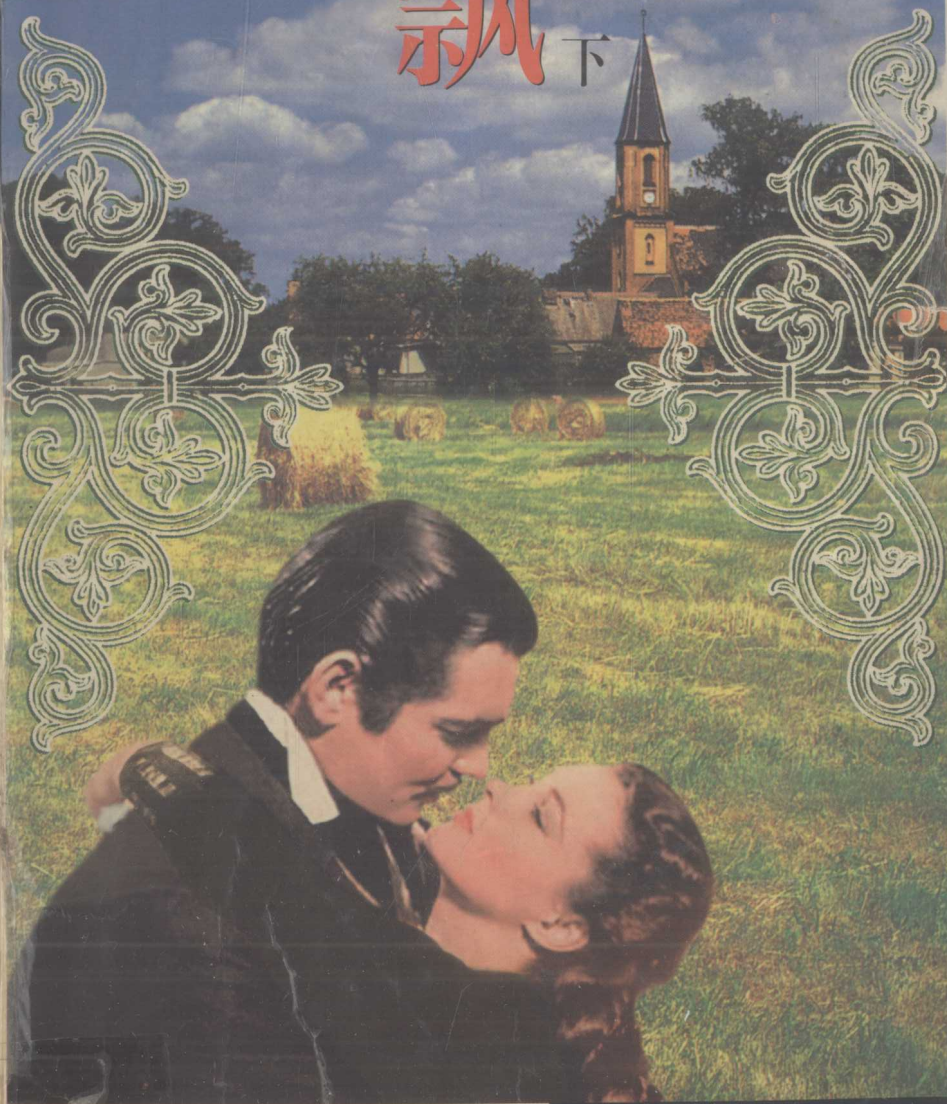


[美] 米切尔

Gone with the win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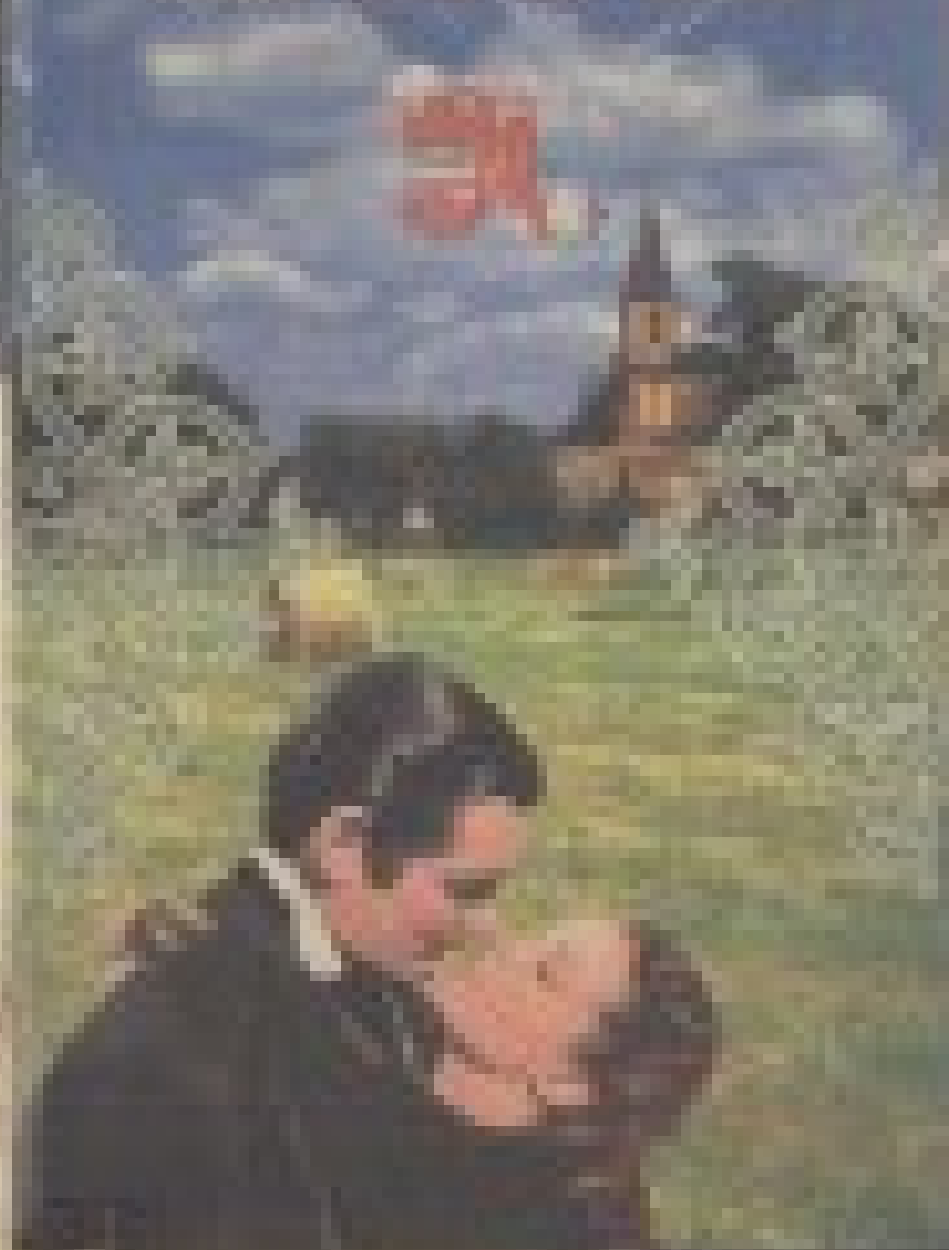
飘风下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THE PIONE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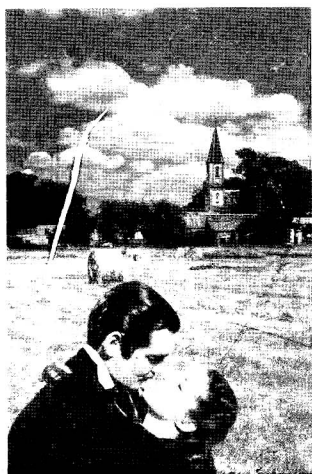
THE FIRST WESTERN COLONISTS



[美] 米切尔

飘 (下)

方正/译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飘/(美)米切尔(Mitchell, M.)著;韩仰熙等译.

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0.2

ISBN 7-5402-1239-X

I. 飘… II. ①米… ②韩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4327 号

责任编辑:牛胜福

飘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mm 大 32 开本 29 印张 830 千字

1999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9.50 元

无可奈何花落去
似曾相识燕归来！

第三十章

南方军投降后的几个月里，塔拉热闹非凡。常常有不速之客“拜访”，他们无一例外地形容憔悴，破衣裹身，胡子拉碴，连病带饿。他们从红土地爬到塔拉，坐在台阶上歇脚，向主人要口水喝，要碗饭吃，还想住上一晚。他们都是残兵败将，是战败的南方官兵。

家是他们惟一的目标，那个或存在或毁灭的家，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亲人死去的悲剧，也可能是侥幸偷生的喜悦。

火车把他们从北卡罗来纳送到亚特兰大，像丢弃废物一样，把他们统统倒掉。回家的路是那么漫长，就靠两条腿走回去。为数不多的幸运儿，骑着和自己一样落魄的牲畜，但谁都看得出来，那些可怜的病马瘦骡，不可能陪他们“走”到家。

南方军大致有三批。第二批是从弗吉尼亚回来的，第三批来自西部战线，但从外表看不出区别来，都是蓬头垢面，一副穷酸可怜样。

他们所以没有倒下，是为一个坚强的信念：回家，回到亲人的怀抱。

有些人沉默不语，十分忧伤，有些人很想得开，他们谈笑风生，视艰辛为儿戏。

他们曾经为理想而战，他们尽了力，战败了也没什么可说的，没有人为战败而难过。

他们不再想那个问题了，现在要紧的是战争已经结束，而他们还活着，他们情愿在战胜方的旗帜下生活。

如果说有谁痛苦和忧伤的话，那就是他们的女人和家人，这是一种绵长而苦涩的忧伤，需要细细体味，慢慢品尝。

关于战争，他们无话可说，也不愿说，满脑子就是一个家字，其他的东西都无关紧要。他们或伤或残，缺胳膊少腿的，瞎眼睛的，奇形怪状什么样的都有，每一个人都有说不尽的故事。

他们经历过伤亡、苦难、长途跋涉和袭击，留有等到他们七老八十了，逢着阴天下雨还会隐隐作痛的伤口。

也许他们回到家会详详细细地讲述那些伤心的、惊险的、不堪回首的故事，讲给他们的家人、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听。

那都是以后的事，他们现在什么都不想说。

士兵们无论身份，无论年龄，无论爱说的还是沉默的，都有一个共同的“特点”——长虱子和闹肚子。至于前者，他们都司空见惯，好像没有都不正常，他们甚至当着女人的面就会不经意地抓来抓去。闹肚子也是战争留给他们的后遗症，四年恶劣的伙食，时饥时饱，从普通士兵到将军，谁也不能幸免，他们经过塔拉时或者症状有所缓解，或者闹得正凶。

“我看，咱们南方军没有一个不闹肚子，没人有一副好肠子。”奶妈一边给他们熬黑莓汁儿，一边评论道，她的话也确是实情。

黑莓汁儿的偏方是爱伦的老法子。

“让我说，要不是闹肚子，咱们南方军输不了，说是让北方佬打败了，还不如说是被自己的肚子打败了，一肚子水，还打什么仗呀！”

奶妈见到南方军就让他们喝药，根本不用问他是闹肚子的傻问题，因为人人有病。

他们看到奶妈严肃的神情，什么都不说，尽管疼得脸都变了形，还是不声不响地把药喝下去。

他们知道反抗没有意义，基本上谁都有过这种被黑奶妈喂药的经历，她们的黑脸和黑手都是那么坚定，根本不容置疑。

这阵子可忙坏了奶妈，做任何事她都有一定之规，比如在虱子的隔离问题上，她就十分坚决，凡是长虱子的士兵，决不允许进入塔拉。她安排他们躲到灌木丛后面，脱掉衣服，给他们一大盆水和一块肥皂清洗，再把他们的脏衣服放到大锅里煮，先让他们用床单或毯子将就裹着身子。

斯佳丽她们认为这样是拿人家耍着玩，有失士兵们的尊严，但奶妈始终坚持，说是如果她们的身上也发现了虱子，那才叫有失尊严呢。黑奶妈固执地坚持不让士兵们进卧室，担心有虱子会逃过她的火眼金睛。

斯佳丽只好让他们睡在客厅的毛毯上，这也遭到了奶妈的强烈反对，她说这样伤害了爱伦小姐的感情。

这次斯佳丽没做出让步，他们总得睡在什么地方吧，几个月下来，那块厚厚的毛毯由新变旧，由旧变破，毛儿都被士兵的靴子磨没了。

接待士兵还有一项重要任务，就是打听维希礼的消息，斯佳丽和媚兰一样热心，而苏伦也不失时机地问问肯尼迪的事，但她们都很失望，没有人认识他们。

士兵们似乎并不关心这事，反正自己活着回来了，已经很辛苦，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别人，说到无名墓里成千上万死去的人，他们没有心思去想。

经历一次次的失望之后，大家就得极力劝解媚兰，回答每一个让人心痛的问题。先是让她不要绝望，维希礼一定还活着，因为没有北方佬牧师的通知。维希礼正在往家赶，可是他在的俘虏营太远了，就是坐火车也得几天几夜，现在全凭两条腿，可想而知还要等一段时间。他为什么不写信？这个问题很好说，因为邮政没有完全通，通的地方也没准儿。他死在回家的路上，也不会，否则会有北方佬的女人写信通知，北方佬女人？他们那儿会有好心的女人吗？总不会一个国家都没一个好人吧。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东说一句西说一句，斯佳丽好像就碰到过一个好心的北方佬女人，是不是？快说来听听。

“好！好个头！”斯佳丽开始讲那次的经历。

“你们知道她问我什么吗？她问我们养多少警犬看管黑奴！媚兰说得对，北方佬没一个好人，女人也一样。别哭了媚兰，维希礼一定会回来，不过是路途遥远，得过些日子，也许，也许，他连双靴子都没有。”

说到这儿，斯佳丽的眼泪差点掉下来，别的人怎么样寒酸都可以，她的维希礼不行，他应该是穿着漂亮的军服，骑着精神的骏马，脚上蹬着锃亮的靴子回家。一想到维希礼可能和她见到的士兵们一样，她就受不了。

六月的一个下午，塔拉所有的人都在后门目光如炬地盯着波克，他正在切这一茬中还欠点火候的西瓜，一阵马踏石径的声音从前门传来。

普里茜晃晃悠悠去开门，剩下的人则开始热烈地讨论：西瓜是否拿出来招待客人。

媚兰和卡琳小声说应该给可怜的士兵尝尝，而苏伦和奶妈则极力怂恿斯佳丽藏起来，手里抱着西瓜的波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正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了普里茜的尖叫声：“我的上帝啊！斯佳丽小姐！媚兰小姐！你们快出来！”

“是谁呀？”斯佳丽一面快步走向前门，一面高声问道，媚兰和其他的人也都跟在后面，去看个究竟。

斯佳丽的脑子里快速地闪了个念头，是维希礼？！

“是彼得大叔！佩蒂小姐家的彼得大叔！”

佩蒂姑姑家那个大个子，白头发，说一不二的彼得，从一匹几乎没尾巴的劣种马上下来，马背上是一床被子，看来是当做马鞍用了。

他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，使劲板着脸，脸倒是控制住了，嘴却因为见到了老朋友而笑逐颜开，像只快乐的猎狗。

大家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，人人和他握手，不论黑的白的，还向他问寒问暖，媚兰是当然的主角儿。

“姑姑好吗，她没事吧？”

“是的，她很好。”

老彼得看看媚兰，又看看斯佳丽，还带着情绪地瞪了斯佳丽一眼，搞得两个姑娘有点紧张，看来她们是做错事了。

错在哪儿，还得等彼得指点迷津。

“不过她在生两个人的气，就是你们两个，而且我也和她一样生气。”

“为什么？彼得大叔，我们——”

“你们别为自己找借口，我告诉你们，她写了一封信又一封信，每封信我都看过了，而你们每次都推说农场里忙！忙！忙！她一看回信就哭个不停。”

“彼得大叔，我们——”

“你们真忍心把她一个人抛下不管，她天生胆小，你们不是不知道，她一个人住都快吓死了，她让我实话实说，她有困难你们为什么

不管？”

“你有完没完！”

奶妈早就憋不住了，特别是老彼得把塔拉说成农场，她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城市里长大的人懂什么叫农场什么叫庄园吗？

“就你们需要她们？我们塔拉也需要斯佳丽和媚兰小姐。佩蒂小姐有事，去找她的兄弟好了。”

彼得气得用眼睛直瞪奶妈。“找她的兄弟？我们多少年都没来往，现在人都老了，还能开始吗？”他把脸对着斯佳丽和媚兰，她们两个看着他严肃的神情，拼命忍着才不至于笑出来。

“你们两个小姐应该内疚，扔下她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可怜她的亲人死了一半，另一半又在梅肯，在亚特兰大睁开眼睛，不是北方佬就是刚刚被‘解放’的死黑奴。”

两个姑娘一忍再忍，对姑姑居然派老彼得跑来数落她们，说服她们回亚特兰大感到好笑之极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两个人笑作一团，互相靠着才不至于摔倒在地。而奶妈、波克他们看到小姐们根本没把彼得当回事，心里也十分痛快，跟着大笑不止。苏伦和卡琳在一旁助兴。久不见笑容的杰拉尔德，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。所有的人都在笑，除了可怜的老彼得，看他们笑得前仰后合，气得来来回回换他那双大八字脚。

“你是干什么吃的，黑家伙？你是不是老得不中用了，连女主人也保护不了？”奶妈添油加醋地说。

这下可捅了马蜂窝。

“我老？胡说！我当然能保护佩蒂小姐，像以前一样。我们去梅肯逃难，保护她的是我；她那么胆小，动不动就吓晕过去，照料她的是我；我刚才骑的那匹马，想方设法弄到手的是我；还有我们回亚特兰大，保护她和她父亲留给她的祖传银器的还是我。”

老彼得边说边挺直了腰板。“我说的是另一回事，怕别人说。”

“别人？说什么？”

“还能说什么呀？佩蒂小姐毕竟是单身，人家看了当然要说闲话，没出阁的小姐，别人就喜欢胡说八道。我必须保护她，不能让别人损坏她的清誉……她打算招房客和她做伴，我不同意，自己家有亲

人，干吗要找外人，怪就怪在亲人竟然不管她……”

老彼得说得十分恳切，在场的人都听出来了，在他心目中，佩蒂还是那个娇艳可人的少女。他越往下说，大家越觉得可笑，后来两个姑娘笑得坐在了台阶上。

媚兰用手抹了抹笑出来的眼泪，对彼得说：“请原谅，我笑你，彼得，可是我们现在真得回不去，等九月份摘了棉花也许有时间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姑姑派你跑这么远的路，不会是让我和斯佳丽骑你这头可怜的牲口回去吧？”

老彼得的脸上立刻显出不安和抱歉的神情，刚才还气鼓鼓的样子转瞬之间恢复了正常，比乌龟缩头还快。

“是这样的，媚兰小姐，我真是老得不中用了，把佩蒂小姐派我来办的事，一股脑全忘了，是件大事，我来给你送信，佩蒂小姐不放心寄，为了保险让我亲自跑一趟……”

“什么信，谁写的？”

“媚兰小姐，佩蒂小姐嘱咐我这样说：‘彼得，见了媚兰小姐要好好对她讲，让她一点一点地理解。’是这样——”

媚兰的心都要跳出来了，她猛地从台阶上站起来，手按在胸口上。

“是不是维希礼，他，他死了？！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小姐，不是！”

老彼得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尖，他把手伸进衣服兜里摸着。

“小姐呀！他没死！他活着！这就是他的信，他就要回来了，他——快，快，奶妈！我——”

“走开，你这个老笨蛋。”奶妈一边喝斥着彼得，一边使劲拖住昏过去的媚兰。“你这个老猩猩，还‘好好说’，看你说的，波克，来帮帮忙，卡琳小姐，你扶脑袋，我们把她抬到房间里去。”

所有的人都手忙脚乱，大呼小叫，有人拿水，有人取枕头，乱成了一团。

但是斯佳丽没动，她像被钉住了一样，一直保持着刚才惊喜时跳起来的姿势。

闯下大祸的老彼得手里无力地抓着那封信，垂头丧气地站在那

儿,像个办错事的孩子,等待父母的责罚,刚才神气活现的样子早就不知所踪了。

斯佳丽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,如木雕石刻一般,那是一种惊恐之后又遭惊喜的思维空白。

她被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惊呆了,听着彼得的声音好像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,那语调低沉而忧怨。

“我们梅肯的一个亲戚和维希礼先生在一个俘虏营,他想办法弄到一匹马,已经回来了,给佩蒂小姐捎来这封信,维希礼先生没有马,他得步行……”

回过神来的斯佳丽哪里还听得进去,从彼得手中夺过信,万分激动地打开。

尽管信封上写着媚兰收的字样,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撕开信,佩蒂姑姑写的便条也掉在地上。

就是那张纸条,它黑乎乎的,皱成了一团,一看就是长时间放在衣服里弄的,纸边也磨飞了,上面赫然写着维希礼的字:“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或琼斯博罗十二橡树农场乔治·维希礼·威尔克斯夫人收。”

斯佳丽拿着信的手在不停地颤抖,信的开头是这样的:

“亲爱的,我将回到你身边——”

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,斯佳丽看不到信上的字,她的心快乐如潮水,心灵的喜悦涨满了她的胸怀。她紧紧地把信搂在胸前,跳进爱伦的账房,经过客厅时,见大家还在围着媚兰团团转。她把账房门反锁上,倒在破沙发上哭一会儿笑一会儿,发了半天疯,还不住地吻维希礼的信。

“亲爱的,我将回到你身边。”斯佳丽甜蜜地回味着这句话。

从此以后,塔拉又有了新的盼望,明明知道维希礼回来还早着呢,但是每当有形容憔悴,一瘸一拐的士兵出现,他们的心还是按捺不住地狂跳。

所有的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,飞奔而来,就算不是维希礼,也可能是认识维希礼的,或者是佩蒂姑姑托他带来维希礼的信。

维希礼在伊利诺斯州,从那儿走回佐治亚州,谈何容易?得花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。

彼得走后的一个月，塔拉的生产毫无进展，谁都无心做事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期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。

一个脚步声，一个穿南方军装的，都会让塔拉黑的白的，男女老少，从棉花地、从菜地，从随便那个他们的生产岗位聚到门前。

斯佳丽因为太惦念维希礼，做事心不在焉，也没办法要求别人。

一周一周地过去了，还不见维希礼的影子，大家的心也就不再揪着了，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。

不管你怎么牵挂，总得有个度，就算把心愁碎，把眼望穿，他不回来还是不回来。一个不祥的预感闯进斯佳丽的心中，会不会他在路上遇到了不测，路途如此遥远，还要穿越大片大片的北方佬地盘儿。

如果她知道他在哪里，她会心甘情愿地把身上所有的钱，一分不剩地寄给他，买火车票，就算让全家人挨饿也在所不惜。

“亲爱的，我将回到你身边。”

这句话时刻萦绕在她的耳畔，维希礼就要回到自己的身边了，她内心一直涌动着喜悦之潮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她就明白了一个事实，维希礼可不是回到自己身边，而是要回到那个这些日子快乐得忘乎所以，整天唱歌，满屋子乱跑的媚兰身边。

斯佳丽不止一次地想，真奇怪这个面黄肌瘦的媚兰，会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，难产也没有让她死掉，如果她死了，什么事都好办了。

等上一段适当的时间，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嫁给维希礼，然后再顺理成章地成为孩子的继母，那将是多么美妙的生活呀。

斯佳丽现在可不会因为如此残酷的想法，而不得安得去请求上帝的原谅了。她不再怕上帝了。

塔拉的“客人”始终不断，有时一个人，有时两个人，有时干脆一来一帮，足有十几个。他们要在这儿吃，在这儿喝，在这儿睡，斯佳丽说他们比蝗虫还可怕。

这是南方多少年来留下的老传统，来的都是客，不管什么人，来了就要管吃管住管喂马，否则不让走。那是丰衣足食时期创下的规矩。斯佳丽很清楚这个习惯坚持不了多久了，它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。

别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每次有人来，他们都像接待久别重

逢的亲人一样热情周到。

斯佳丽实在有点招架不住，南方军的士兵不断地来到塔拉，他们的要求并不高，可是塔拉已不比从前，他们只是吃上一顿饭，就吃掉了塔拉几个月的粮食。

她们费尽力气种下的蔬菜，他们吃掉了一畦又一畦；到处奔波、跑很远的路才买来的食品，也被他们吃掉了。

北方佬的钱眼看就要用完，她没有义务让他们吃饱喝足。

战争结束了，塔拉用不着谁来保护，她下令凡有士兵来都要减少餐桌上的饭菜，这个制度开始坚持得还不错，但是媚兰无声的“反抗”使这个命令“夭折”了。

斯佳丽发现媚兰盘子里的食物少得几乎看不见，每次吃饭她都找借口，让波克把她盘子里的饭菜弄到士兵的盘子里。

“媚兰，不许你这样做了，否则你就会病倒，到时候还得让人照顾你。他们反正饿惯了，四年都过来了，还怕这几天吗？”

媚兰转过脸来对着斯佳丽，她宁静的眼神里写着坚定的反抗。

“你就让我这样做吧，斯佳丽，这样我会好受点，我把饭菜给他们的时候，就想到在某个地方，也有一个好心的女人把她的饭菜给了我的维希礼，他吃饱了有劲儿走路，就可以回到我身边。”

我的维希礼！

亲爱的，我将回到你身边！

斯佳丽没说什么，不过从那以后，每当有士兵来，餐桌上都会多加一些吃的，尽管她对他们吃下去的每一口都很心疼，但她还是让他们吃了。

吃了就走的士兵还好对付，有相当一些人根本就走不动。

斯佳丽只好无可奈何地安排他们住下，多一个人就意味着多一张嘴，还得有一个人照管，那么家里或地里就少了一个劳力。

有一天，一个骑马的士兵把一个昏倒在地的少年放到马鞍上，带到了离他最近的塔拉门口。

这个少年小得嘴上刚刚开始长绒毛，大概是谢尔曼攻打费耶特维尔时应征入伍的小军校生。

这个少年到底是谁，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一睡不起，压根就没醒

过来，身上也没有证明他身份的东西。

但从他的外表，塔拉的女孩子们还是一眼就看出，他是个大户人家的孩子，她们能想像得出，在南方的某个地方正有他的家人，望眼欲穿地等他回家，可是他永远都回不去了。

斯佳丽和媚兰的忧虑越来越重，每见到一个胡子如乱草的士兵，她们就会狠命地注视人家，看看是不是她们的维希礼。

那个少年埋葬在奥哈拉家的三个男孩旁边，波克填土时，媚兰哭得死去活来，她在想她的维希礼会不会有一样的命运。

和那个少年以同样的方式来到塔拉的士兵，叫做威尔。

威尔病得很厉害，是肺炎，当时她们几乎绝望地以为，又将有一个外乡人葬在塔拉了。

他脸上有种疟疾病人特有的暗黄色，头发的红色很淡，一双极其温顺的蓝眼睛有点发淡，一条腿从膝盖以下没了，十分草率地支着一段木头假腿。

她们单凭眼睛看就能断定他是个没钱的白人，谁也说不上是因为什么，但她们就是能看出来。

威尔和那个死去的少年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质，少年和她们是一个阶层，但他不是。

她们有种与生俱来的判断力，就像她们一眼就能看出纯种和杂种马的区别一样。

不管是谁，是什么身份，她们都竭尽全力去救助他。

这个可怜人在北方佬的俘虏营熬了整整一年，现在又拖着一条假腿历尽千难万险，再加上浑身的病，没办法不倒下，他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天。

一般人在痛苦之中，总会喊一喊什么人的名字，或者父母，或者爱人，或者姐妹，但是这个人非常奇怪，他谁都没喊，只是一次次地挣扎着坐起来，好像在回忆他刚刚经历过的战争。

“他难道没有亲人吗？”

卡琳注意到他什么人不喊后，有些惶惑。

威尔看上去就是个骨头架子，病得又那么厉害，但在女孩子们的精心看护下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

有那么一天，他睁开了发淡的蓝眼睛，看到坐在他身边的卡琳，女孩儿在读经文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她的金发上起了一个美丽的光环，威尔一时都有点分不清是梦是真。

“我不是在梦中吧？小姐。真希望我没给你添乱。”威尔说话语调很平淡。

他的恢复过程相当漫长，但他总是不声不响，看看外面的花草，也不给别人找麻烦。卡琳觉得和他在一起很舒服，就常常在他身边度过整个下午，给他扇扇子，两个人谁也不说话。

卡琳还是老样子，每天像个鬼魂似地飘来荡去，除了要干的活外，剩下的时间她都用来祷告。

只要斯佳丽忘记敲门进入她的房间，一定会看见她跪在床边祈祷，为此，斯佳丽十分恼火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还干这种傻事。

斯佳丽和上帝之间之所以曾经有关系，是因为她要 and 上帝做交换，比如她做善事就应该得到回报等等，可是上帝并没有履约，他让她们过着如此悲惨的生活，祷告还有什么意义？

就算卡琳把用来午睡的时间全做祷告了，她也会认为妹妹在偷懒。

一天她有点憋不住，就对已经能坐在椅子上的威尔说了自己的想法，没想到他竟用特有的平淡语调说：“随她去吧，小姐，只有这样她的心才能平静。”

“平静什么？”斯佳丽对他的回答有些吃惊。

“她在为母亲和他祷告。”

“哪个他？”斯佳丽问出这样的话也没让他惊讶，他经历的事太多了，没有什么事再让他情绪波动，就算姐姐不知道妹妹的心思也没什么不正常。

而卡琳对家人都不说的秘密，却讲给一个陌生人听，他也同样以为很正常。

“他，就是她的男朋友，叫做布伦特，在葛底斯堡战死的那个。”

“她的男朋友？开什么玩笑，他们兄弟俩都是我的男朋友。”斯佳丽一听就火了。

“我知道，她都和我说了，这县里的小伙子，差不多都是你男朋

友,但当你说不喜欢他了以后,他就和卡琳好了,他上次休假,他们俩订了婚。

“卡琳说他是她惟一爱过的男孩子,现在她为他祈祷,会让她的心灵宁静。”

“胡闹!”斯佳丽嘴上这么说,心里很不是滋味,酸溜溜的。

她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瘦成一根棍子的人,她自己家的事情她不知道,而他却一清二楚,她这才明白小妹妹为什么整天跟个幽灵似的,祷告个没完。

这也不算什么事,用不了多久,卡琳就会忘记他。

近的说,斯佳丽自己就已经成功地把查尔斯忘得一干二净,远的,听说亚特兰大有个女人,一场战争就让她一连三次成为寡妇,而今,她还是对男人充满了兴趣。

她把自己的想法跟威尔一说,他就晃脑袋。

“卡琳小姐不会这样。”

渐渐地,斯佳丽养成了一个习惯,凡是农场经营方面的事都和他说说,他自己不怎么说话,但十分注意听别人说,听完了还能提出很好的建议。

他原来有一小块地和两个黑奴,对于耕作、饲养家禽家畜都有一套,威尔说自己的地肯定已经成了松林,自己的妹妹迁往得克萨斯,都无动于衷,但是讲到在弗吉尼亚失去的那条腿,他则耿耿于怀。

斯佳丽也够烦的,一天到晚就听那些黑人嘟囔个没完,加上苏伦的无事生非,还有杰拉尔德没完没了的问题:“爱伦又去哪儿了?”

威尔显然是这个家里最好的谈话对手,一天累个臭死,轻轻松松地聊聊天儿,对斯佳丽来说既是享受又是休息。

她没过多久就和他无话不谈了,连杀北方佬的事都一股脑儿告诉了他,他说了一句话:“干得利索。”斯佳丽的脸上露出了喜悦的光芒。

塔拉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把威尔这儿当成了谈心室,奶妈开始还顾及面子问题,觉得他不算上等人,才有两个黑奴,但也没坚持多长时间,就成了威尔的座上客。

随着体力的恢复,他更多的才能一点点地得到了体现,他刚能在

房间里走动，就用橡树皮编篮子，修整被北方佬破坏的家具。

韦德时刻待在他的身旁，因为他还有一个绝活：刻木头，可怜的小韦德根本就没玩具，而威尔给他刻木玩具。

他哄孩子的本领和奶妈不相上下，当然和媚兰比还有点差距，不过，把三个孩子丢给他，大家可以放心地出去干活。

“斯佳丽小姐，我知道我说什么做什么，都报答不了你们对我的好处，我和你们既不沾亲也不带故，烦劳你们照顾，还让你们为我担心，我真过意不去。要是你们允许的话，我想留下一段时间，帮你们干点儿活，也算尽心，不过我知道，怎么也无法偿还你们给我的，你们救的是我的命。”

他留下了，不知不觉斯佳丽身上的担子轻了许多，那个骨瘦如柴的肩上担子却越来越重。

转眼就到了摘棉花的季节，九月的阳光十分宜人，斯佳丽和威尔都坐在台阶上。

他慢悠悠地说起费耶特维尔一台轧棉花机报出的天价，经他进一步打听，可以少要四分之一的租费，条件是把马车让主家用两周，他在跟她商量，由她决定。

她抬起眼看着这个嘴里嚼着麦梗的瘦削男人，心里很踏实，家里有个男人，有个凡事可以商量的男人，真是太好了，她不得不相信奶妈说的话，他是上帝派来帮助她们的。

这些日子，如果没有他，斯佳丽都不敢想塔拉怎么维持。

威尔从不多说话，对什么事都没有太大的热情，好像那些事不值得他去浪费精力，但他了解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。

他手里总是忙着活计，不干这个就干那个，而且干什么像什么，活干得比波克还快，尽管他只有一条腿。

波克在他的调动下，工作热情空前高涨，像是施了魔法，把斯佳丽都看傻了。

那次要是没有威尔，塔拉可就惨了，牛和马都生了病，特别是马，眼瞅着就要不久于人世，他整整守了三天三夜，牛和马都安然无恙。

说起做买卖，斯佳丽就更佩服他了，早晨拉着一或两个蒲式耳苹